

二〇二六年伊始，澳門曉角劇社慶祝了五十歲生日，在澳門崗頂劇院——中國第一座西式劇院開啟long run劇場演出系列，首推美國經典劇作《THE GIN GAME紙牌遊戲》。

劇社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創辦，以魯迅最後一個筆名「曉角」命名。創辦人之一李宇樑，是「曉角」的靈魂人物，既編且導，更於去年以新作《捉迷藏》榮獲第二十六屆曹禺戲劇文學獎。

作為民間劇團，「曉角」共出品兩百多部作品，每年堅持大型話劇演出，跨越半世紀，可謂「奇跡」。初識「曉角」，是在它的十九周年社慶。那時我剛讀完大學回澳門，跟隨父親出入劇場觀劇。「曉角」的中流砥柱李宇樑、鄭繼生、王智豪、袁惠清、許國權等人，和我父親結下情誼。

一個民間劇社，能夠堅守五十年，靠的還是作品。

說回「曉角」開年大戲《紙牌遊戲》，出自美國作家D.L.柯培恩之手，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久演不衰。「老已至」及「老將至」，是熱門的社會話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四十年前由于是之、朱琳首演此劇，開北京人藝大劇場舞台上「兩個人的話劇」先河。劇本是盧燕翻譯的，劇名《洋麻將》真是神來之筆。去年，北京人藝重演此劇，由濮存昕、龔麗君接棒。

四十年前，養老院並未在中國普及。據濮存昕回憶，當年「北京人藝」版本的演出，是帶有批判資本主義的意識，突顯作品的悲劇感。而今，養老概念普及，演員表演更多回歸到個體，以形象和細膩的戲劇動作詮釋人物內心，意味深長。

作品中的兩個人物，一個是脾氣暴躁的WELLER，一個是新入住養老院的FONSIA，為了躲避養老院「探親日」形影相弔，二人開始了一對一的紙牌遊戲。牌桌上的對局，情感和情節層層遞進，十四場牌局最終揭開兩個人千瘡百孔無法修補的人生。二人從相互試探、相互依賴、到相互折磨，直至「決一死戰」，悲喜相見，笑中帶淚，蒼涼遍被。無法和自己和解的人生，也無法寄望於他人。

「曉角」版《紙牌遊戲》由黃栢豪、源汶儀擔綱，兩位演員不過不失地完成人物詮釋，帶領觀眾在開場未幾便迅速適應戲的基調、熟悉人物性格。有幾場牌局戲，兩位演員努力演繹出「弦外之音」，端賴劇本本身賦予的戲劇張力和節奏，簡潔有力，深意藏於每一句台詞背後。

「我得的是醫學上最嚴重，到了後期的一種病症：衰老！」

WELLER的台詞不留餘地，擲地有聲，直擊座中心靈。

年老與孤獨，要比孿生兄弟更加親密，它們始終如影隨形，卻無法彼此取暖。一如WELLER和FONSIA，兩顆年老、孤獨的靈魂，無法滿足觀眾善意的期待去抱團取暖。二人的日常，是在無可抵禦的衰老面前，迴避自己的千瘡百孔的人生。一個被生意夥伴背叛，全盤皆輸；一個婚姻失敗，獨自帶大孩子，但卻有着被福利署安置到養老院、老無所依的相同境況。不可觸碰的人生困境，成為兩個人當下牌桌對局中互揭傷疤的利器。

與自己和解，畢竟更需要勇氣。
黃栢豪是一位在表演上頗具爆發力的演

員。假以時日，他到了一定年齡再演此劇，我相信他會以更傳神的表演，讓我們看到一個令人討厭又令人心生憐憫的WELLER。

飾演FONSIA的源汶儀，是「曉角」劇社的「老人」。當年，二十七歲的她成功塑造了李宇樑編劇的《二月廿九》中婆婆一角。這是一部獨角戲，源汶儀把兒孫滿堂卻又深感孤獨的婆婆演得生動傳神。近年《二月廿九》數度重演，足跡遍及粵港澳大灣區及內地其他城市。李宇樑說他學會了一個詞叫「二刷」——內地觀眾追着此劇一看再看。我也數度觀此劇。前年，《二月廿九》迎來三十周年紀念，就在二月二十九日這天，大家帶着滿滿的儀式感觀劇。看到「婆婆」源汶儀，我不禁慨嘆：人戲俱老，包括觀劇的我！

此次再看源汶儀。來自主觀印象，我把她定型在了《二月廿九》的婆婆角色，這對於一個此刻在台上很努力的演員來說，是不公平



的。源汶儀的婆婆一角，太深入人心，儘管今天她的年齡已與劇中人FONSIA接近，但我眼中的她，卻無法超越當年的自己。

FONSIA這一人物表面溫和，實則聰明犀利，遇上脾氣「一撻即着」的WELLER，兩個人的戲便不能平淡。「曉角」的演出版並沒有把作品作在地化處理，致使我在思考，此類翻譯劇，演員在表演上向「洋範兒」靠近一些，會否更有味道？

戲一開場，初來老人院的FONSIA，出場時抱着一隻玩具熊哭泣。無疑，玩具熊調動了觀眾的注意力，我不免要去猜，FONSIA和玩具熊之間的故事。契科夫有過金科玉律般的論調：「如果在舞台上，第一幕時掛着一把槍，最後這一幕槍一定要響。」不得不說，玩具熊這把並沒有響過的「槍」，讓我走了神。

無論是北京人藝四十年來兩度演出的版本，還是「曉角」版本，關於結尾，都作了不同處理。澳門的演出，是一個開放式結尾，WELLER從台上走下觀眾席，一束光引着他一直步向劇場門外。留下不知所措的FONSIA，既是目送WELLER，也是等待……

除了「洋麻將」之外，我更喜歡「一缺一」這個劇名，相對「紙牌遊戲」，它有一種老已至、無法言說的孤獨與蒼涼。

▲澳門曉角劇社《THE GIN GAME紙牌遊戲》劇照。

雙味蹄筋



飲食男女
劉世河

刻前往。

之所以讓我試吃，除了兄弟情深，更主要的是，此菜乃我魯北老家的一種名吃，屬魯菜系。因此，這雙味蹄筋雖在朋友菜館的菜單上算是「新人」，於我卻已然多年的「故交」了。

既是「故交」，那豈可光顧着試吃，還要親臨後廚督戰才行。進到廚房，這才知道原來朋友請來專做這道菜的大廚竟是我的一個老鄉。雖素未謀面，但畢竟是他鄉所遇，只簡單的兩句家鄉話一嘮，便頓時熱絡起來。

其實對一個吃貨來講，朵頤美味固然夠爽，但能親眼觀瞻美食的烹製過程，也不失為一種視覺上的享受。

雙味蹄筋，須選取黃牛或水牛的蹄筋，就是附在牛小腿到蹄子之間肌腱或骨頭上的韌帶，然後進行水發。水發蹄筋要先用木棒將蹄筋砸一砸，使之鬆軟，易於漲發，且口感酥脆，再放入水中浸泡十二個小時，然後加清水上鍋蒸或燉四個小時，當蹄筋變得綿軟時，撈入涼水中浸泡兩小時，剔去外層筋膜與殘肉，再用清水沖洗乾淨備用。

雙味就是一菜兩味兒的意思，即紅燒味和釀味。這道菜需發好的蹄筋一斤左右，紅燒和釀

各用一半。先說紅燒，將蹄筋順長從中間切開，再切成寸段，大葱也是從中間劈開後切成寸段。炒鍋放油燒至七成熱時，放入蔥段、薑末翻炒幾下，加蹄筋、玉蘭片、火腿片，以及精鹽、紹酒、清湯燒開後用濕澱粉勾濃芡，然後淋雞油盛在盤子中間，四周再圍上已提前的清湯裏氽過入味的油菜心。

接下來就是釀蹄筋了。也是將發好的蹄筋切成稍長於紅燒的寸段，從中間割一道口（切記不要割斷），再將用偏口魚和肥豬肉混合剁成並加了蛋清和調料攪拌好的魚肉餡兒抹在蹄筋刀口裏，餡兒要高出一點來，上面用玉蘭片末、火腿末、香菜末、紅椒絲等配料點綴成不同顏色的花卉圖案。然後上籠，以旺火蒸約八分鐘至坯料熟時取出，均勻地擺在紅燒蹄筋的周圍。

最後一步便是將原湯倒入炒鍋內，放入精鹽、紹酒、燒開後，撇去浮沫，加少許味精，用濕澱粉勾薄芡，攪勻，澆在釀蹄筋上。如此，一道色澤紅亮、湯汁濃郁，且軟韌鹹香、鮮嫩適口的雙味蹄筋便可以上桌了。

佳餚，我早已按捺不住幾近垂涎的饞念，先夾了一塊紅燒味的蹄筋入口，未及細嚼，又塞進嘴裏一塊釀味的。這才猛然想起朋友此番讓我來的真正目的，趕緊擱筷慢品，果然味道正宗，且較之記憶裏的雙味蹄筋更勝一籌，口感不僅淡嫩不膩，且肉質猶如海參般彈牙，難怪坊間素有「牛蹄筋，味道賽過參」的說法，如今看來，此言委實不虛。



君子玉言
小 杏

在導航軟件敲下「余華和鐵生認養的樹」，定位精準落至北京地壇公園。不必費心尋路，穿過紅牆夾道的樹蔭，近北門處那片長得差不多的樹林裏，打卡人最多的兩棵就是了。套用魯迅先生那句話的範式：「在地壇的北門附近，可以看見西牆外有兩株樹，一棵是槐樹，還有一棵也是槐樹。」這兩棵國槐，是有名字的，一棵叫「余華的朋友鐵生」，另一棵叫「鐵生的朋友余華」。它們看起來極其平常，卻因被賦予了一段純粹的文壇友情，引得無數人專程奔赴，只為在樹下站一站，觸摸那藏在枝桠間的溫熱與念想。

其實這兩棵樹，本是熱心遊客為紀念史鐵生與余華兩位文壇知己的情誼所認養。去年五一前夕，有人發現認養期限至四月三十日，全網都急了，紛紛喊話「余華老師，該續費了！」記者致電詢問時，正忙着看球賽的余華一頭霧水，「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也沒注意到上了热搜。」這場善意又有趣的烏龍，讓兩棵國槐成了地壇最火的打卡地。人們專程趕來，舉着《我與地壇》在樹下合影留念。「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雲裏」，這份跨越生死的友情，也溫潤着每個到訪者獨屬於自己的「我與地壇」的故事。

當然，兩棵槐樹如期續費了，有人接下了這份牽掛，「鐵生」與「余華」繼續在園子裏並肩相守。不遠處的銀杏林中，還有一棵掛着「認養人：鐵生的朋友莫言」銘牌的銀杏樹，與兩棵國槐遙遙相望。這一棵，經證實確實是莫言先生「本莫本言」親自認養的。文壇的情誼，從紙頁間落到了泥土裏，生根發芽，成

地壇裏那些有故事的樹

了地壇最動人的人文印記。

地壇的樹，多達三點六萬餘株。認養樹活動始於二〇〇七年，五十元認養一棵普通樹木，兩千元認一棵百年古樹。認養費全部用於標牌製作與樹木的日常養護，取名只要符合公序良俗，便可自由發揮。十八年來，這項活動大受歡迎，樹的名額供不應求。銀杏、側柏、丁香、元寶楓，每一棵都被賦予了專屬的故事，寄託着人們的所念所想。

漫步地壇，一棵一棵樹看過去，樹上的銘牌藏着百態人生：有「祖國早日統一」的宏大祈願，有「友誼的小船永不翻」的真摯，有「跟未來說開」的坦然，有「珞珈山的妙tree角」的俏皮，有「煩心事永遠打烊」的小心願，有「焦慮時，抱抱樹」「天塌了，樹撐着」的小幽默……

寶寶出生了，父母以孩子名義認下一棵銀杏，讓孩子與樹一同成長；退休夫婦認養了象徵長壽的側柏，每日的遛彎，都成了對老樹的關切探望。晨練的大爺大媽坐在樹下，聊着家長裏短；備考年輕人在樹下默許「讀博上岸」的心願；上班族沿着史鐵生輪椅輾過的林間路跑步，抖落一身疲憊。

這些沾了園子四百年靈氣的樹，默默傾聽着人們的喜怒哀樂，替人把心事藏進年輪



▲北京地壇公園的「鐵生」「余華」樹。



作者供圖

裏，承載着世間尋常人的惦念、祝福與緬懷，成了一個個微小卻莊嚴的紀念館，沉默而包容的情緒收藏家。千萬棵樹因了人們賦予的個性鮮明的名字而有了千般模樣，成了有故事的樹精靈。與史鐵生筆下那棵爬滿藤蔓的老柏樹相映成趣——一棵見證着文學初心，一棵承載着人間煙火。四季的風吹過，成千上萬棵樹講着「地壇版的《一千零一夜》」。

當年史鐵生說：「在這園子裏我可以想清楚很多事情。我感謝地壇，感謝它給了我一個思考的地方，感謝它給了我一個逃避的地方，感謝它給了我一個重新認識自己的地方。」如今的人們，將情感寄託於一棵樹的生命力之上，大約是因為在潛意識裏，我們都相信，草木的榮枯輪迴，比人世的浮沉聚散，更接近永恆。於是，地壇不只是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更成了每個到訪者安放心願的「心壇」。

「我想，我會一直記得這個園子，記得它的荒蕪，記得它的寧靜，記得它的每一棵草，每一棵樹，每一個角落。我想，我會一直到這園子裏來，直到我老得走不動了，直到我死。」人們讓鐵生化作一棵樹，留在了園子裏，使得「我與地壇」永久長存；人們將友情化作了樹，風裏雨裏始終相守相伴；人們將對母親的懷念、對兒女的牽掛、將無數的溫情與心事……都託付在這裏。京城天地日月四壇，人們獨獨選擇了最接人間煙火的地壇來承接這些情感，果然是中國式的智慧和浪漫。

暮色漸起，地壇的樹木融成一片蒼茫。無數生命故事的餘音，藏在年輪深處，吟唱於晚風梢頭。我相信，我們安放於樹間的情感，將會隨着樹木的生長而永恆。那些長在大地、朝向蒼天的生命故事，伴着四季輪迴，歲歲年年，流轉不息。



燈下集
李廣宇

笑。」

葉靈鳳所說的這本《靈鳳傑作選》，書名應為《葉靈鳳傑作選》，係上海新象書店一九四七年四月刊行，是「當代創作文庫」的一種，版權頁所開其他各種，計有：魯迅、巴金、茅盾、郭沫若、張資平、郁達夫、葉紹鈞、鄭振鐸、丁玲、冰心、盧隱、謝冰瑩、蘇綠綺、張天翼、王統照、豐子愷、田漢、林語堂、徐志摩、沙汀、蕭軍、魯

彥，都是一時之選。

葉靈鳳這冊的編選者是巴雷，校正者李浩。書前有《小傳》一篇，茲抄錄如下：

葉靈鳳先生，早年時期是創造社之一員。他是一個苦學自修成功者，當創造社成立之際，曾開設一門市部，葉先生因為愛好文學，便投考入內，充當職員，也就是他創作生活的開端。他的作品，以文字生動，詞藻美麗，備受青年們所歡迎。作品產量頗豐，曾刊單行本者，計有《葉靈鳳小說集》，《葉靈鳳小品集》，《永久的女性》，《未完的懺悔》，《山茶花》，《讀書雜記》

等。但是他有頗多作品尚未結集單行本，以致流散失傳的很多，如這裏的《長門怨》，便是從葉先生主編的《文藝畫報》上選下來的，其他如《流行性感冒》等數篇，全是從刊物上選下的。

葉靈鳳先生所譯著的文章，在早年的《現代文藝》月刊上發表的最多，當時他是文壇上最活躍的一個。他所著小說，無可否認的有着相當成就的，即使是處於反對他地位的人，也承認這一點。

抗戰以後，葉靈鳳先生久居香港，關於他近況的消息也就沉寂了下來。直到最近，我們還是只能看到他在抗戰前

所著的一本《讀書雜記》。時代在飛躍着，相信以葉靈鳳先生那樣卓犖的才能，今後必然會有嶄新的作品可以給我們讀到。

這個小傳中有些書名並不正確，但對於葉靈鳳在文壇影響力的評價，還是可以見出當時的公論。更重要的是，此文也透露了，該編既非葉靈鳳本人編定，也未取得葉靈鳳本人的授權。全部篇目三十三篇，主要以一九四六年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的《讀書隨筆》（小傳誤作《讀書雜記》）為主幹，再配以數篇短篇小說。早期的有《女媧氏之遺孽》、《鳩綠媚》、《明天》、《浪淘

沙》等，後期的則有《燕子姑娘》、《山茶花》、《夜明珠》、《長門怨》、《麗麗斯》、《朱古律的記憶》、《第七號女性》等。小說與隨筆兼收，倒不是什麼問題，問題在於將兩者混排，就顯得頗無秩序。至於封面的畫像，僅那中分的髮型就不專業，難怪葉靈鳳「見之可發一笑」。

在此之前的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萬象書屋發行過一本《葉靈鳳創作選》，倒都是純粹的小說，總共十五篇，卻有十篇與葉靈鳳自己編定而未能出版的《紫丁香》篇目重合，所缺的只有《紫丁香》、《七顆心的人》和《收藏眼睛的人》，多出的五篇大抵是早期創作，分別是《明天》、《浴》、《鳩綠媚》、《浪淘沙》、《奠儀》。編選者署何須忍，並無前言後記。